

Y787.21

前

言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特点，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的精神，我们编印了《舒兰县文史资料》作为不定期的内部刊物，供有关方面参考。

《舒兰县文史资料》第一辑，共选入十一篇，其中包括清朝以前、伪满、解放战争三个时期的史料，大部是撰稿人的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这对了解和研究我县历史、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等，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and 重要意义。

本辑出刊，承蒙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关怀，深得各方人士和撰稿同志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谢意。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对一些来稿，在保存原貌的基础上作些适当的删减、补充和文字修改。由于我们缺乏编辑经验，又兼水平所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希有关人士和读者不吝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五年四月

目 录

舒兰的由来与历史沿革……………张云龙、陈岭财（ 1 ）

日军血洗老黑沟惨案始末……………许庆山、张云龙（ 4 ）

记入侵上金马的日本开拓团……………金 恒（ 10 ）

伪满时我被抓当劳工的苦难经历

……………李青山口述、王 杰整理（ 16 ）

争夺舒兰的日日夜夜……………刘祖荫（ 23 ）

田松部队解放舒兰

……………刘金凯、官野进供稿、陈岭财整理（ 31 ）

我在舒兰解放初期的一段工作回忆

……………吴殿甲撰稿、许庆山、张云龙整理（ 38 ）

黄鱼圈的由来……………王 杰、包景林（ 50 ）

法特哈门的由来……………黎士杰整理（ 52 ）

小城子的由来……………苏立仁（ 54 ）

舒兰县“二人转”简介

……………孟庆良、郑亚彬、王希安等供稿、王杰整理（ 55 ）

舒兰的由来与历史沿革

张云龙 陈岭财

“舒兰”一语，据史料记载：舒兰——果实也，（见《宁古塔纪略满汉语义》卷四第3页）。又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注释“舒兰：满语，译释为果实”。由此得知“舒兰”二字的译意为果实。

据有关史料记述：旧时舒兰境内霍伦川、四合川一带盛产山珍、山果，被清朝政府列为封禁贡山，每年都要向朝廷进奉大量山珍果实。而舒兰驿站（现在的溪河乡舒兰站）则是果实集中之地，舒兰这个名就由此沿续下来，于宣统二年由吉林省民政司批准：“设一县缺治舒兰站曰舒兰县。”（录于《吉林省档案》）。

舒兰建县虽然较晚，但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人类活动。据近年来考古文献记载，法特黄鱼圈文化遗址（位于法特乡黄鱼村西二百米的珠山上，总面积约四万平方米），出土的豆、罐、壶、杯等文物，均属于这个时期的“西团山文化”，这就说明在原始社会时期，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劳动、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以后，又经历了古肃慎时期；从汉代到北魏时期属于扶余奴隶王国，后被高句丽所侵；唐朝时候是渤海王国的辖地；明代属阿林卫地；清初为霍伦乌拉族所据，大部区域为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统辖。清代康熙九年（一六七〇年），宁古塔将军开始主持修筑柳条边墙，南从开原县威远堡边门起，北到法特

东的亮山止。法特哈边门（后又名巴彦鄂佛罗边门）是此段边墙最北头的一个边门，位于舒兰境内。边门设防御人员，管理边禁采捕**章嘉堡边门（一采班哈边门）**佛罗旗署，负责边门的守卫、开关、来往行人的稽查。在法特哈边门和溪河还有法特哈驿站和舒兰驿站，清朝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驿站改为文报局，民国初期又改为邮政局。在此前后并设有官庄一座，主要管理官田交纳赋税。随着清朝封禁政策逐渐失去作用，到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年），吉林将军向皇帝奏折，要求开发舒兰平原三十万亩官荒，从此大量的关内流民进入舒兰境内，西部、中部地区逐渐繁荣起来。

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吉林府派员在舒兰“六道荒”境内成立设治局，由设治委员统管境内之事。同年十二月，水曲柳岗区宜刘文卿授命调查抢坡子（今朝阳镇）一带地形、交通情况，拟设舒兰县疆域。经过勘察该人绘制了一份《调查新设舒兰县幅员边址图》呈文上报吉林省民政司（原调查图附后）。民政司于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二月二十二日，派旧府经历陈士骥前往舒兰境内，会同各地方官详细复勘，同年四月陈士骥等人呈文详报舒兰境内山川河流、交通草图、地名清单一份予吉林省长政司。一个月以后，舒兰县被正式批准设治，县公署设在抢坡子（今朝阳镇）。

据《吉林省概况》记载当时舒兰县划为六个行政区：朝阳川（今朝阳乡一带）为一区；凤鸣乡（今法特、白旗、溪河）为二区；根马川、细鳞川、永安川（今止营、小城、舒郊、水曲一带）为三区；珠琦川（今金马、永胜、七里、开原一带）为四区；霍伦川（今榆树沟、新安一带）为五区；滚岭川、沙河北（今五常县沙河子一带）为六区。民国初年，吉林省划分为吉

长、延吉、滨江、依兰等四道，舒兰县仍属吉长道管辖。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改县公署为舒兰县政府，隶属吉林省为三等县。从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建舒兰县起的历任县官：第一任知县是廖楚璜，民国时期县官改称知事，一九一二年县知事是易翔，一九一四年是郑棻，一九一六年是刘怀岳，继任是马适斋、马超群，一九一七年是庞作藩，一九二一年是吴鉴，继任是颜之乐、李培元，一九二四年是高汝清，一九二五年是张兴国，继任是李奎保、李合乾，一九二九年是袁庆清一直到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东北三省，变东北为伪“满洲帝国”后，于大同二年（一九三三年）实行县制改革，舒兰县政府改称县公署。康德七年（一九四〇年）七月，县公署由朝阳移至“四家房”（今舒兰镇）。伪满初期把东北划为十四省（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舒兰县仍属吉林省管辖。伪满县官改称县长，伪满舒兰县第一任县长是朱瑞麟，一九三三年八月由唐宝喆继任，以后是张树珊，相继是柏坚，谭英多、陈天喜、安齐之，最后是周士章到舒兰解放前。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东北光复。同年十二月十八日，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师解放了舒兰，舒兰的山河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部队协助各界人民成立了舒兰县临时民主政府，由田松支队政治处主任解志一同志为代理县长。一九四六年一月，吉林省委书记张龙龙、司令员周保中任命吴殿甲同志为舒兰县委书记兼县长，从此，舒兰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舒兰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开始建立人民武装、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的新生活。

（责任编辑：黎士杰）

日军血洗老黑沟惨案始末

许庆山 张云龙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日本侵略军从吉林长驱直入舒兰县境。日军为了消灭活动在老黑沟的抗日救国军和摧毁抗日游击区，于一九三五年旧历五月初一至初七对上下长达八十华里的老黑沟所有的沟沟岔岔住户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共杀害我无辜农民一千零一十七人，制造了震惊东北三省的《血洗老黑沟》惨案。

经查阅《满洲共党の研究》、《东北抗联活动十四年回忆录》与老黑沟惨案亲身受害死里逃生的兰天喜、姜桐彬，还有死难家属孙德福、高任氏、刘淑珍等目击者座谈，现记录整理如下：

抗日救国军活动在老黑沟一带

老黑沟位于舒兰、蛟河两县境内，伸向舒兰部分是从榆树沟乡上头的长安屯往下到桂家街一带。当时，老黑沟重峦叠嶂，古木参天，沟壑纵横，乃人迹罕至之处。“九·一八”事变后，王德林领导的吉林抗日救国军，选择了老黑沟这块便于打游击的地方，安营扎寨给驻蛟河、舒兰一带日军守备队以严厉打击。

王德林原是旧东北军吉兴部属，二十七旅第三营营长。他对日寇的入侵，吉兴的投降十分愤慨，毅然拒绝受降命令，坚决率部起义。王德林为了抗日统一战线，联络了抗日大刀会、朝鲜革命总同盟会等爱国群众组织，在敦化成立了《吉林国民救国军》，王德林任总司令，刘万奎任副司令，戴涛珍任总指挥，于兴树任副总指挥。当时全军约四万余人，后因与丁超、李杜分兵三路，王德林只率二万余人活动于东边道、敦化、沙河掌、东宁、三岔口、汪清、小城子、蛤蟆塘、苇河、和龙、三边道、梨树、王站等地。据当时《申报月刊》第一卷三十九号二十二页所载：“王德林领导的救国军，数月以来，南北转战，民众之归附者日多，人数已增三万余。攻东宁、战东京城、再战敦化，将日军运存在敦化修筑吉会路与牡丹江铁桥之材料，全数焚毁。”

中共东满特委为使这支抗日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先后派中共党员胡泽民、李光等十余名同志协助王德林高举抗日救国旗帜。日寇对伪军哗变起义十分头痛，哀叹力不能治。“九·一八”事变后，全满（指东北）各地军警相继叛逃。在延边一带（伪满划为间岛省）叛逃者二百四十名，到一九三二年则多达二千二百四十名，其中一九三二年二月发生的王德林叛乱，使整个延边一带为之震动。日本侵略军畏恐这些叛逃者结为一体；就于四月，四面出击，使叛逃者各路小股军队受到严重打击。王德林部受损最大，到一九三四年三月仅有千人武装部队。

一九三二年三月，日军为了加快北侵步伐，由《鹿岛铁路株式会社》修筑马鞍岭往老黑沟上口的上营铁路。吉林抗日救国军决定拔掉牛头山炮楼（位于现在上营镇南二公里处），毁

掉筑路物资，以拖住北侵后腿。王部派第三支队长邢文奎带两名警卫员，通过用爱国思想启发和利用家乡关系结识了筑路小队长，搞到三个筑路袖标。当日军开早饭时，邢队长混进领料工人队伍，只身闯入食堂，双枪轮射，把正在吃饭的四十八名鬼子全部击毙。这一仗还缴获机枪三挺，八二迫击炮一门，步枪五十余支，子弹三十多箱，炮弹二十余箱。

同年五月初，救国军一支队，十八人带两挺机枪，在筑路队掩护下进入上营东平沟，埋伏在大桥碉堡南山上，翌日早晨将要进入碉堡的十二名鬼子全部击毙，缴获机枪一挺，步枪九支，炸掉碉堡；再次给日本侵略者打击。驻舒兰日本守备队为了除掉王德林这个心腹大患，在蛟县小城街（现在小城乡所在地）贴出布告，悬赏捉住王德林者一两骨头，一两黄金，一两肉，一两白银。

一九三四年初，小城日军守备队，探得救国军在上营牛心顶子集结，便出动四百三十名日军、八十名伪护路军，从太平沟进山，企图一举歼灭救国军。王部发现护路军接近前沿阵地，就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日军已进入我伏击圈，护路军兄弟卧倒吧！”当伪护路军听见枪声、小炮声就纷纷卧倒，救国军复仇子弹象暴风雨般射向日军，当场击毙击伤九十多人，伪军护路队长除带一部分亲信逃跑外，其余五十余人参加了救国军。这一仗不仅缴获近百支步枪、机枪及二十余箱弹药，还壮大了部队，对日伪军打击极重。

日寇几经损兵折将，驻蛟河的日军守备队三十八联队，长官司令田路大佐十分恼火，派特务奸奸四处侦察。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九日探知抗日救国军王德林、周太平部在老黑沟上头桦曲柳顶子屯（现在榆树沟乡万寿村）开会。当天下午日寇出动

九辆汽车载三百余敌，突然包围了桦曲柳顶子屯。王、周部虽无作战准备，而且兵力不足，但一直坚持战斗到天黑，突围到珠河山区。

一九三五年二月，王德林部同日军在五常县通口一带激战，打死了日军一指挥官。被激怒的田路大佐玩弄了中国人治中国人的侦察鬼招，派翻译金彩龙和汉奸陈牛两人，以收买木材为名潜入老黑沟上头。再狡猾的敌人也逃脱不了敏感的猎人，在金、陈潜入老黑沟木帮工棚第二天，就被王部德胜支队抓获，但在监押时，却被汉奸刘书汉、刘喜林放跑。金、陈逃回新站报告说：“老黑沟有共匪上千人，正帮老乡种地，老百姓都通匪，没有一个奸人。”于是田路大佐决心以重兵合围王德林部队。他在围剿地图上划上红线，标为《共×“活动区”》划红圈，标为《匪窝》，阴谋血洗老黑沟的罪恶计划就这样形成了。

日军血洗老黑沟的惨状

一九三五年旧历四月二十七日，田路大佐命令第三大队长车少佐和翻译朱子岐带领全大队一千三百余人从新站分两路进发，一路经石门子，越过呼兰岭，进入老黑沟。日寇进老黑沟后，明明是举刀杀人，但他却先装出一副笑脸。以伪善手段采取摊派军需，以“公平买卖”来麻痹群众，时值春耕季节，善良的山民都陆续回家耕种。五月初一鸡叫时，家家房屋被包围，户户窗门被砸开，青壮年上了绑绳，老人妇女抱着孩子，在日寇刺刀威逼下，被赶出了家门。一个有计划、有目的大屠杀开始了。

日本侵略军，为了以杀戮与暴行来征服山民和土地。他们在桦曲柳顶子、青顶子、月牙泡边、榆树沟东山头、柳树河屯西、胡家店房共设了六处杀场。从五月初一至初七，进行了分散抓，集中杀，先后惨杀我无辜百姓九百八十余人，而后又在沟沟岔岔捕杀三十七名逃跑的老百姓。

日寇杀人手段十分残忍，有的集中机枪杀，有的排队用刀挑，有的全家活埋。当时老黑沟极其悲惨，火光、浓烟、叫喊、奔跑、追逐、枪声一切都乱了，一切都毁了。男人被惨杀，妇女被奸污，孩子在火与血中哭喊着离开人间。鲜血到处流，一千余战马架房梁躺地、牲畜被宰，无数生灵葬身于烈焰之中。更加悲愤的是，把对王、周部的报复，发泄到住过德林、太平部队的人家上，在汉奸们的告密下，全家老幼无一幸免。柳树河屯老任家一家五口全被杀掉，长安屯李显庭家一个不满周岁的男孩被日军用刺刀挑着玩耍，进行非人的凌辱。更令人不堪入目的是，在杀害榆树沟屯曹邦的二儿媳妇时，日本兵灭绝人性地把孕妇衣服扒掉，用刺刀剖腹，把一个未出生的胎儿剝出母腹。这惨景使人肠断心碎，这民族恨使一个十八岁的哑吧奋力挣脱绑绳，冲向杀人的强盗。没有上绑绳的妇女，背着孩子逃进山林。桂家屯吴文江把从老黑沟逃出的妇女、儿童二百余人，从小石河经大石河，过九云山庙，带到新街基（现在新安乡所在地）一带躲藏起来。

抗日的烽火在继续燃烧

日寇血洗老黑沟后，又逼迫剩下为数不多的老弱妇女併大屯。但人民群众没有让血泊尸山、刺刀火焰吓倒，他们盼望救

国军回来报仇雪恨。柳树河屯孙德福一家被杀四口，活着的四口逃出口寇併屯的牢笼，在深山里支起“马架子”，等救国军回来。一九三六年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吉林抗日救国军编入抗日联军第四军，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这支队伍屯兵五常山区、老爷岭一带，多次拦截日寇军车。在上营萝卜顶山口，将上营车站日军守备队诱入沟塘全部歼灭。日本军国主义为了掠夺森林资源，在老黑沟上头鸭子架修筑一个水坝，企图将老黑沟木材通过水坝流放于老黑沟沟口。一九四一年春，我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陈翰章部，在当地群众帮助下，袭击鸭子架水坝，将日伪联防所摧毁，把日寇精心建筑掠夺我国森林资源的运输水系彻底摧毁了。

打击了侵略军，鼓舞了人民，抗日烽火越烧越旺。抗联第十军，汪亚臣部从此活动在山河、金马、老黑沟一带山区。在老黑沟人民的支援下，抗联队伍在老爷岭多次拦截日本军车，在拉滨线上，抗联部队经常切断运输线袭击敌人。迎来了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投降。老黑沟座座冤冢就是日本侵略军罪恶的见证，而老黑沟这块抗联活动过的地区也载入光辉的历史史册。

（责任编辑：魏凤举）

记入侵上金马的日本开拓团

金 恒

“开拓团”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摆脱国内政治、经济危机，对外侵略，妄图把我国变其扩大侵略战争资源基地的产物。名曰“开拓满蒙”，实为侵略和掠夺。

原水曲柳开拓团团团长今村清，在他回忆录中写道：“……严酷的经济恐慌，袭击着日本。在农村种粮食的农民没粮食吃，有的卖儿卖女，忍痛度日。在这种危机中，日本为了经济的复兴，进攻中国了。当时，把武装士兵叫做拿枪的战士，把补充战争兵源的移民（即开拓团）叫做拿锹的战士。日本侵略者提出的‘开拓满蒙’就是向武装强占地区（指中国东北地区）输送日本移民。计划在二十年内移住一百万户五百万人口，这是所谓安定北边、重建经济的两大国策”（今村清《回忆录》第十七页）。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就是这样在国内农民负担过重，困苦加剧，恨怨倍增的情况下，为了缓和政治、经济的危机，解决国内矛盾，便野蛮地对外侵略。他们强占我国东北以后，以“开拓满蒙，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为名，采取威逼利诱手段，把日本农民大量迁往我国东北各地。

一、入 侵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开始，就陆续迁入日本移民，名曰“开拓团”。为了大量移民，把东北变成其扩大侵华战争的基地，于一九三六

年（伪满康德三年）又制定了《满州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在二十年内移民一百万户，五百万人口。在日本拓务省（相当于中央部级机关）的策划下，成立了《满州移民协会》掌管募集、训练、迁出移民等事务，分期分批向我国东北各地大规模地进行移民侵略。同时，在伪满洲国各级行政机关里，也相应地设立了接收和管理日本移民的行政机构。省公署设有开拓部，县公署设有开拓科。由《满洲拓植公社》（简称“满拓”）具体处理日本移民的占地、迁入、输送和生产、生活的物资供应等等事务。

日本移民入侵我县，是从一九三七年（伪满康德四年）开始的。日本长野县大日神的移民入侵到正义村（现属于舒郊乡内）。长野县饭田市和下伊那地区的移民，入侵到水曲柳村、岗街村（现皆属于水曲柳乡）。他们是入侵我县最早的移民团。从一九三七年（伪满康德四年）到一九四一年（伪满康德八年）的五年中，先后入侵我县的移民，还有广岛县的，到上金马（现在金马乡的跃进村、友谊村）、永胜、平安等地；山口县的到下金马（现在金马乡的团结村、金马村），岐阜县的到小城，高知县的到七里等地；还有分散移民到舒郊乡自警村的开拓团。

上金马开拓团，全是来自日本广岛县世罗郡内十三个町、村的农民，计划入侵到我县上金马川二百户。他们组成了“满洲世罗村建设本部”，这个“本部”就是他们在日本国内往外移民，搞分乡分村而组成的指挥部，负责指导到我国来建设他们的世罗村，故名曰：“上金马川世罗村开拓团”表示在海外（指我国东北地区）建设了一个世罗村。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百万户移民计划”的“分乡分村式募集移民的一种组织

手段。一九三九年（伪满康德六年）四月，组成的上金马川世罗村开拓团先遣队共十八人，经一个月的训练，于六月从间司港出国，六月二十日到达北满牡丹江训练所，受训六个月，一九四〇年一月到达上金马。同年，有五批开拓团员也陆续到达。

上金马世罗村开拓团的本部，设在芹菜河屯（现在此屯汉、朝混居，朝族属于友谊村、汉族属于跃进村，皆属金岭乡管辖），主要干部都是由日本广岛县世罗郡农会所属《满洲世罗村建设本部》任命的。团长是在乡陆军大尉梶谷明治，副团长兼警备指导员是在乡陆军准尉高桥麻一，还有农事指导员以及农艺、庶务、财会等职员。团部下设五个部落，第一部落设在芹菜河屯南门外，第二部落新建在芹菜河屯西南二公里处，两个部落安置了先遣队员家属各二十四户。第三部落设在新发屯，安置移民三十户。一九四一年建立第四、五部落，设在杜家油坊屯和屯西南侧。入侵第一年，他们在本部屯建立了日本的在满学校、医务所、邮政局、配给商店、酿造加工厂等设施。入侵第二年，还建了一座上金马神社。

二、掠 夺

为安置入侵上金马川的日本广岛县世罗郡二百户移民，满洲拓植公社按日本命令，决定上金马芹菜河一带为日本开拓团用地，威逼当地农民全部迁出。由于武力威逼，强行掠夺，使上金马芹菜河屯（四十多户）、杜家油坊屯（二十多户）、新发屯（三十多户）等一带近百户中国农民的住房和耕地，全部让给日本人。被驱赶的农民，撤房舍地，扶老携幼，流落他乡。

上金马开拓团计划入侵到这里的移民二百户，每户要耕水田十二垧、旱田十六垧，按他们这个计划计算，上金马开拓团要侵占五千多垧的耕地。开拓团耕不过来，有些垦荒求生的中国农民则沦为他们的佃户，实际上是耕种中国农民自己的地，但开拓团强占之后，却算是耕种开拓团的地，要给开拓团交地租。

中国农民成年累月的给他们种地，每到秋收后都要交出产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地租给当地开拓团，另外，还要上缴

“出荷粮”。这些地租和出荷粮交出之后，剩下的只是杆棵，生活口粮，则是寥寥无几。中国农民虽然耕种水稻，但不准留用水稻，都得交出，如果吃大米饭被日本人发现，就要以“经济犯”论罪，受到处罚，就连过年过节也吃不到一粒大米。

开拓团除出租土地剥削当地农民外，还雇用农民当长工，给开拓团做长工的车夫有肖臣、庞贵，天天是早出晚归，还常常挨打挨骂。中国农民成年累月的给日本人种地做长工，吃不饱穿不暖，受着残酷的剥削和欺压，生活在苦难的火海之中。

在开拓团附近居住的中国农民，经常遭受抢劫。开拓团入侵之后常常派出一些日本人，持枪外出，寻打中国农民的鸡鸭，带回团部，改善伙食，中国农民的勤劳果实，成了群贼饮酒作乐的美餐。他们还常常路劫打柴的农民，以“开拓团的地界”为由，拦截打骂，劫扣烧柴。也常常到木料多的农民家强行盘查、勒索、打骂，直至没收为止，强夺中国人民的财物。

开拓团入侵后，中国人民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了，生杀予夺全操纵在日本人手中，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开拓团以所谓“强化治安秩序”为由，经常搞封锁交通、搜查行人、突击查夜等活动，任意伤害、侮辱中国人民。一九四二年春，当地姓丛的一户农民，因查夜叫门，屋内没听见，开门晚了，被

日本人砸碎了门窗，用酒瓶子毒打头部，致使头骨受伤流血，口腔吐血，神智不清。一九四四年春，一个中国朝鲜农民赵永来，路过森铁上金马车站时，被开拓团发现，他带一盒大米饭，就用枪托，连砸再打，推到团部，拳打脚踢，打得头破血流，直到阵阵发晕，不省人事，才放之不管。

日本开拓团入侵之后，中国人民受尽了掠夺、剥削、奴役和欺压之苦，使素称山青水秀鱼米之乡的金马川，变成了灾难深重的火海。

三、末日

一九四三年（伪满康德十年），日本侵略战争陷入了最后挣扎阶段。日本国内青壮年大部应征入伍，参加太平洋侵略战争，再也送不出移民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侵略者也不得不收回他掠夺的魔爪，便实施他穷途末路之策。他们把国内在校的青年学生，组成了勤劳奉仕队，在上金马开拓团第二部落东，建立了广岛青年勤劳奉仕队报国农场。每年有五十到八十名日本青年学生，交替来该农场参加所谓报国劳动。

一九四四年（伪满康德十一年），日本侵略战争面临全面覆灭阶段。为挽救败局补充兵员，凡开拓团长以下有兵役关系的男性开拓团员，全部应征入伍。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和妇女，所以各部落作业队都以妇女为主。在劳力不足的情况下，年末被逼为侵略战争送出粮食十八万斤，捐献出“上金马号”战斗机一架。

一九四五年（伪满康德十二年）八月十五日，日本侵略战争失败，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初，应征入伍在金州的上金马

开拓团团长梶谷明治郎逃回上金马，竭力保护上金马开拓团的安全。为此，梶谷便千方百计地与当地伪满残余势力勾结。五常县向隍山（与金马相邻）的陈玺廷、金马的江芳恩都是伪满的自卫团总，‘八·一五’后，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地方治安队长。江芳恩为了扩充武装，求得援助，接受了梶谷的保护上金马开拓团安全的要求。之后，梶谷先后缴获了从东满国境战场上败退下来，路过上金马的关东军大津队（四十多名士兵）和佐良队（七十多名士兵）的全部武装，原封不动地交给了金马治安维持会的江芳恩。江又纠集了伪警察、自卫团和其他伪官吏，还招收了四十多名日本关东军的散逃士兵等，组成了武装队伍。江要梶谷带和田勋等两名开拓团员当翻译，到江的队伍中做了军事顾问。就这样，日本开拓团长梶谷与伪满自卫团总相互勾结，组成了金马村地方维持会的武装队伍，妄图扑灭当地人民对日本开拓团的复仇怒火。

同年十二月，我军田松部队解放舒兰时，江芳恩率领队伍参加了伪治安队在朝阳的堵截战，被我军打散。余下的逃往长春，投靠了国民党军，继续反共反人民。在解放长春时，全部被俘。

日本侵略者投降了，伪满洲国垮台了，日伪残余反动势力也未能得逞。舒兰人民获得解放，结束了受奴役、压迫、剥削的苦熬生活，做了国家主人。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新的革命斗争。上金马开拓团的全体成员，按照我党的政策，在我军的保护下，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全部遣返日本。

注：作者——原上是金马日本开拓团的工勤人员，解放后参加教育工作，曾任十一中副校长，现离休。

（责任编辑：黎士杰）